

## 川海文心

## 戏乐“票”趣

■赵利辉

我和老梅是忘年交，我称呼他“梅老板”，他叫我“木偶先生”。我们相识于某届西安旅游商品展览会上。

那时，老梅公司开发出一种系列文创产品——戏曲娃娃，类似洋娃娃玩具，十分可爱。戏曲娃娃用硅胶材料制成，高不盈尺，穿苏绣丝绸戏服。旦角头戴凤冠，粉面黛眉，表情栩栩如生；老生则挂一副髯口（长胡子），羽扇纶巾，安坐抚琴，一看就是睿智儒雅的诸葛孔明……我不觉被它们吸引住了。老梅见我驻足良久，过来介绍起产品。他十分健谈，还讲些京剧掌故，看得出是一个有学问有内涵的文化商人。

我对京剧是个外行，以前基本上只看过秦腔，也能吼上两嗓子。我指着戏曲娃娃对老梅说：“娃娃要是能动起来就好了。我们陕西合阳有一种提线木偶，比戏曲娃娃略高，能够跳舞配唱呢。”老梅听了说：“这倒是个好主意。”他加我联系方式，幽默地问：“木偶先生，您能带我去参观吗？”我答道：“西安就有一家木偶剧社，一起去，梅老板。”之后，去木偶剧社看了提线木偶，老梅和我成了好朋友。

老梅是北京人，听他讲，以前北京的宣武区历来有“梨园之乡”的美称（2010年，北京市西城区和宣武区合并，形成新的西城区）。从他5岁记事起，就由戏迷父亲领着，经常出入前门外的华乐、广和、三庆、广德等戏园子看戏。起先，他被舞台上花脸演员的脸谱所吸引，更被各式各样华丽的服饰，火爆的武打场面迷住。上学以后，老梅知道了一点历史故事和文化常识，就彻底爱上了京

剧。每天的早点钱、坐公交的车费，几乎被他全部省下来，用以买票看戏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，老梅逐渐由看热闹成长为看门道，由听戏发展到票戏。他年轻时亦曾粉墨登场，接触行当颇多，既俊扮过也丑扮过，还勾过脸；唱的戏也杂，既穿过薄底儿也蹬过厚靴，还扎过靠，甚至能走个“吊毛”、摔个“抢背”什么的。“当然，那纯属体验一下，过过戏瘾而已。”老梅嘿嘿笑道。

老梅开发戏曲娃娃，一开始是想给自己留个念想，后来有许多京剧票友收藏，他才做起了规模生意。老梅拉我进了他建的票友群，他回北京后，我们就常在群里交流戏曲知识。群里的票友来自各行各业，有工人、职员、商人、教师、大学生、医生等，可谓藏龙卧虎。票友们最初只是凑在一起拉拉唱唱，仅是娱乐消遣，不讲究大场面，更不对外演出。他们虽是业余，人才种类却极为全面，生旦净丑行当齐全，而且还有掌管文武场面的人员。后来，随着加群的票友越来越多，连负责服装、检场（舞台服务）等的人也有了，这下子甚至能像模像样地排演整出戏了。于是，老梅便和票友们定期聚会，找一个场所，或公园一角或空闲剧场，凑在一起排练。有的票友虽不能演唱、拉弹，却自备各种龙套服饰，专门来跑龙套过戏瘾。有两个票友的网络名叫“肃静”“回避”，专为“官员”出场时跑龙套，名字令人忍俊不禁。看着票友们发到群里的排练视频，惹得我这个“木偶先生”心里痒痒的，恨不得和他们一起唱出《群英会》。

票友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清朝，最初指的是那些凭借朝廷

发放的“龙票”到各地演唱“子弟书”的八旗子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票友这个词的含义逐渐扩展，包括了所有非职业的戏曲演员和乐师。这些人对戏曲有着浓厚的兴趣，但并不以此为职业，他们会在特定的“票房”进行排练和演出。晚清同（治）光（绪）年间，京城各区票房林立，参加活动者少则十几人，多则上百人。有的票友是豪门富户，还在自家宅内设立家庭票房，腾出宽敞的房间或客厅，屋内桌椅等设施极为讲究，甚至挂有精致的水牌（演出告示牌）。有的票友是王公贵胄、政府官员，为顾及身份，演唱时便背向听众，既不让人看见自己的庐山真面目，又过了一把戏瘾。还有的票友自己出钱，倒贴为皮影戏“钻框子”，或为木偶戏“钻筒子”配唱。这一时期，正是京剧的鼎盛时期，票房遍及京城，如赏心乐事票房、和声园票房、公余同乐票房、肃王府票房、兴化寺票房以及熙春社、音乐会等。票友更是数不胜数，大名鼎鼎的有溥侗、袁寒云等人。在全民同乐的氛围下，京剧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，成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全国性剧种，迷醉了中国人好几代人。票友雅集，流风余韵至今未泯。现在的票友则以网络为媒介，联络线下聚会甚至进行线上演唱，继续传承传播着京剧艺术。

老梅的戏曲人生，激发起我对京剧的浓厚兴趣。我喜欢淘书，再去旧书摊上闲逛时，便留心起关于京剧的书籍、杂志、画报以及戏票、剧照、老唱片。淘到的宝贝有《顺天时报》影印本、旧版《京剧脸谱》、《梅兰芳舞台生涯四十年》、《京剧史研究》等。有次淘的书里夹了一张老

照片，照片上一个人物侧身，只露出半张脸，和其他几个人交谈。我忽然觉得那人有点眼熟，便用手机拍照发给老梅辨认。他在群里大叫道：“梅兰芳先生！”经过群里几位票友考证，原来这是梅兰芳先生上世纪50年代来西安，和几个同行交流时被摄影师记录下的画面。这张珍贵的照片，藏在书中流落到了地摊上，被我捡了个漏儿。

去年夏天，我应群里票友

们的邀请到北京，老梅特意为我安排了胡同游，去瞻仰梅兰芳故居。他坐在人力三轮车上，兴致颇高，唱了一段《空城计》：“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，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……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。”蹬车的师傅接着唱，成了城楼下的司马懿：“有本督在马上用目观定，诸葛亮在城楼饮酒抚琴……”北京城果真藏龙卧虎，连胡同里蹬三轮的师傅都是票友。



## 我与城

## 酒泉的老味与新姿

■马学全

我最早知道酒泉这座城市，是在上小学的时候。当时我从报纸上先后读到了左宗棠斩驴和霍去病倾洒入泉的故事，它们的发生地都在酒泉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来到酒泉读书，开启了对这座城市的认识过程。那时候的酒泉城还很小，以鼓楼为中心的4条主街道勾勒出城市大致的模样，街上的建筑以土坯房居多。

我就读的酒泉工业学校在离城4公里的南郊。星期天学

校放假，我经常坐车到城里逛，最爱去的地方是鼓楼旁边的新华书店，那里始终有我想读的书。位于东关尽头的泉湖公园，也是我爱去的地方，里面有“酒泉”和左公柳。春天，这座汉式园林内景色秀丽，鸟语花香。信步闲游，若听到哗哗水声，转眼间便到了涌流千年的“酒泉”前。泉水清澈见底，四季长流。泉边需好几人才能合抱的左公柳，虬枝盘曲，浓荫蔽日。再往前走便是泉湖，湖水碧波荡漾，游人泛舟湖上，心旷神怡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中专

毕业后进入酒泉的一家企业工作，亦成为了一名酒泉市民。那些年，酒泉很是缺电，每到农灌季节，为保障周边农村灌溉，城里就要限电，车间工人常常白天休息夜间上班。有时晚上也会停电，人们不愿在家摸黑，便三三两两走上大街散步、聊天。我也常加入人流，从西大街走到东大街，然后再走回来。

后来，通过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，如今的酒泉已不再缺电，并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座电能输出型城市。产自酒泉的清洁能源，通过国家电网源源

不断地输送到大江南北，给千家万户带去光明和温暖，同时也让酒泉的经济持续腾飞。

这几年，酒泉城的变化亦可谓日新月异，新城区一、二、三期陆续开建，基础设施日益完善，道路四通八达，车辆川流不息，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现代化住宅小区遍布新老城区。博物馆、体育馆、美术馆、科技馆等公共设施建成开放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。北郊公园、体育公园、生态观光园、锦玉公园、天马湖公园等多个现代化公园，如一颗颗

明珠镶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成了人们锻炼休闲的好去处。

傍城而流的北大河，河道曾被垃圾侵占，河床也被采砂车挖得千疮百孔。随着母亲河治理工程的实施，河水变清了，两岸的景色变美了。沿河而建的滨河路风景带，绿树环绕，曲径通幽，风景旖旎。世纪大道绿化带内，树木参天、鸟鸣啾啾，茶余饭后，我和家人常在这里散步。

目前，酒泉正全力建设新能源之都，我相信未来的它会更加美丽富饶。